

開放文學 – 諷刺警世 – 妝鈿鑄傳  
第十五回 皮禪杖換成琴鋼 別蝙蝠反本安業

卻說柏生發在積玉洞住下，前思後想，主意拿定，扒明不明，恨不得一時到了反本洞中。及至天日明了，遂起來向黃、白二人告辭。二人說道：「你只管去罷，我即寫書，下與神鯉祖師，你也再不必掛心。」柏生發說：「只是過勞道兄，小弟銘刻五內，終身難忘。」柏生發出的洞來，方砍上獸，黃、白二人大笑。柏生發問道：「二兄所笑為何？」二人道：「看這道兄絨妝雄威，不像是安靜修道的，不如將戎衣、兵器並你的坐驢，都寄在此，你隻身獨自前去，也省得多少壘礙。」柏生發道：「別的可留，若離了皮禪杖，何以為護身之具？」二人道：「這卻不難，道兄稍待。」二人便叫童兒，去那琴台銅架上取兩件寶貝來。童兒取出琴一張，鋼一根，遞與二人。二人說：「這是四時琴、八節鋼。這琴足以調和心性，這鋼足以保全身命。此乃我鎮洞之寶，今贈道兄以為防身之具，可以不用皮禪杖了。」柏生發將琴、鋼接過來，深深拜了二人，將光赤盔、不故甲並盡勾獸都撇下，攜著琴，帶著鋼，望歸真山而去。往前走到一座山下，早已金烏西歸，玉兔東升。上的山來，月光朦朧之下，看見一座石碑，上刻斗口大字，是「枯隆山」。又往前走，走至一座洞口，上也有斗口大字，是「增補洞」。柏生發忽暗笑曰：「我從前也在此山走過，竟是忘了。曾記有一位道兄在此修行，既到此處，就去望他一望。」正盤桓間，忽有一人遠遠而來，散步吟詠，口作歌曰：

夜靜寂寂，萬籟無聲息。天空地闊任笑傲，無拘無束自如。八方憑我往來，乾坤由我高低。祖居枯隆山中，道號蝙蝠便是。

來至柏生發跟前，柏生發問曰：「這不是蝙蝠道兄麼？」蝙蝠一看，即把柏生發讓至洞中，二人又相揖坐下。柏生發與他講話，只見光彩閃灼，照耀如同白晝。柏生發問道：「道兄背後光彩，是何法術？」蝙蝠道：「這非法術，道兄聽我道來：

潛修增補洞中，終朝任我倘佯。

俾晝反來作夜，全憑一點毫芒。

靜養數□餘年，方才有此微長。

道兄若要知得，此是精豔茂光。

此是我修的精豔茂光，倒叫道兄見笑。」柏生發道：「豈敢豈敢！」蝙蝠遂問柏生發曰：「道兄你是往何處去哩？」柏生發說：「我往歸真山反本洞修行去。」二人敘著舊情，說說笑笑，不覺天已明了，柏生發遂辭了蝙蝠，向歸真山而去。

及到了山上，進洞一看，見有自作鍋一口，厚灰碗一個，灰頭筷一雙。柏生發自思道：「與人相爭，何時是個盡休？不如安身此地，學我的藝罷。」由我耐心忍性，著意琴鋼，推倒情山，跳出欲海，紛華奢侈，一切掃除，一心在琴鋼上用功，再無一些兒妄念。

松月道士曰：柏生發，無了法，攜琴鋼，歸真罷。枯隆山，他曾鑽過，因與精豔茂光重相話。辭了蝙蝠去反本，到在洞裡細觀灑。厚灰碗，今日洗淨；自作鍋，灰頭筷，輪著咱刷。學琴學鋼務正業，從今後，可也是再不捨他。

江湖散人曰：撇卻皮禪歸真山，蝙蝠枯隆重結緣。昔鑽枯隆今反本，琴鋼之功水不遷。